

独幕话剧

茶馆曲

周丰年 屈楚著



独幕话剧

茶馆曲

周丰年 屈楚著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統一書號 T10077·980

定價(六) 0.07元

茶 館 曲

周丰年 屈 楚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78 号

1964年9月第1版

1964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30,000冊

開本 850×1156 毫米 1/64

印張 5/8

字數 14,000

大東集成聯合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
內 容 提 要

夏母抱孙心切，催儿子夏其金早些結婚。夏其金的未婚妻赵春英是某公社业余文工团故事員，經常到茶館宣传党的方針政策和新人新事新风尚，以身作則，不同意早婚。这天，夏母領儿子到茶館找弟弟张新乐，要他把春英的母亲找到茶館来商談。张新乐是茶館服务員兼业余演員，不贊成姐姐的这种行爲。这时适逢春英来茶館讲故事，就针对夏母这种思想进行宣传教育，唱出了許多早婚的害处与晚婚的好处，使夏母提高了認識，同意他們推迟結婚。

宋正謀 封面图

时 间 现代。

地 点 上海郊区一个小鎮上的茶館里。

人 物 赵春英 十九岁，公社业余文工团故事員。

夏其金 二十二岁，农民，赵春英的未婚夫。

夏 母 五十八岁，农民，夏其金的媽媽。

张新乐 五十余岁，茶館服务員，夏其金的舅舅。

甲 五十余岁，农民，茶客。

乙 四十余岁，农民，茶客。

其他茶客，視演出需要可适当增减。

布 景 茶館一角，几张茶桌。当中放着一张供說书用的小台子。

〔幕启：茶客們正围坐在茶桌前喝茶、談天。茶客甲坐在靠說书的台子旁一张茶桌上喝茶、吸烟。〕

甲 老张，冲水。

〔张新乐应声提开水壶上，給茶客甲冲开水。〕

乙 老张，来一段快板好吧？

〔其他茶客附和，要张新乐說快板。〕

张新乐 好，好，那就让我来一段“順口溜”好吧？

众 好！

张新乐 （向观众念快板）

我，我，我叫张新乐，

一年到头笑呵呵。

逢人不笑不說話，

說起話来一大籬。

新人新事我要讲，
党的政策我更要說，
报纸新聞我要讲，
国家大事广传播。
說了这个說那个，
大家說我象个老太婆。
老太婆就老太婆，
不怕說我太罗嗦。

“百口衙門”是茶館，
宣传陣地莫放过，莫放过！

〔茶客們有的高声称贊；有的点头微笑；茶客甲一伸懶腰起身要走。〕

张新乐 喂，喂，老茶客，天还早，再坐一会吧。

甲 不坐啦，老听你这一套沒意思。

张新乐 哦，沒意思？（拿起一迭书报，念順口溜）

喏，看书有书，看报有报，

《新民晚报》《解放日报》，

連环图画四、五套，

有批評、有建議，

意见簿上請你提几条……

甲 (笑了)老张呀,看不出,你这张快嘴真能出口成章呀!对不住,小人书、报纸看过了,意见嘛,你们的服务态度很好,没有什么谈的,就是有一条意见……

张新乐 (拿起笔,打开簿子)好,請提……

甲 其实……也没什么!农村里生产忙,也要文娱、文娱……你这茶馆里,能請几个演員來說說唱唱就好了……

张新乐 好,这一条馬上接受。(向大家)同志们!我正有个好消息要向大家报告呢!

众 什么好消息?

[张新乐早已从后面取出一块写好字的粉牌,挂在墙上。

张新乐 (指粉牌念)“本茶馆今日特邀公社文工团故事員赵春英同志讲电影故事《李双双》中‘約法三章’一段”。同志们,这可是刚編好的一段新书,听起来

比看电影还有味道呀!

甲 你不早說,有书听,你就是赶我,我也不走了!

乙 赵春英——她是什么人?沒听說过嘛。

甲 喏,鎮北边,紅星大队的小姑娘,是老张沒过門的外甥媳妇……对吧,老张?

张新乐 嘿嘿,对,对。

乙 她会說书?

张新乐 故事員嘛,不会說?你可別看不起我这位沒过門的外甥媳妇,年紀虽然只有十九岁,田里粗細生活样样会做。嘴里民歌小曲只只会唱。政治思想、劳动生产門門呱呱叫……嗨,倒是我那外甥不爭气,有点配不上她……

甲 你是說你外甥夏其金?我认得这个小青年,他人滿好嘛,怎么配不上?

张新乐 人倒不錯,就是在結婚这个問題上,有点……有点問題。三天两头纏着春英要結婚,鬧得春英对他說:“你这样下

去,要給你換一個名字,不能叫你夏其金,干脆改名叫‘瞎起勁’算了!”嗨嗨,“瞎起勁”這名字可有意思!他可真是個“瞎起勁”,鬧得大家不开心!

乙 男大當婚,女大當嫁。你當舅舅的要吃喜酒了,好事嘛!

甲 怎麼反而怪他“瞎起勁”?

張新樂 不,不,老茶客,如今提倡晚婚,一個才十九,一個不過二十挂點零。小青年,急什麼!象我這個老头子呀,退回去三十年還沒有結婚呢!

乙 什麼,退回去三十年?老張,你屬什麼,今年高壽多大啦?

張新樂 (差點給問住了)我……我呀,我屬猴,一九〇八年生的,今年五十七歲。(反駁)怎麼,退回去三十年也不過二十七,我在舊社會吃辛吃苦,討不起老婆,到三十二歲才借債成親,如今三十歲結婚也不算晚啊!(趁機宣傳)要建

設社会主义嘛，晚几年結婚，对国家、对个人都有好处。

甲 对，老张說得对！你为什么不通打通你外甥的思想呢？

张新乐 (笑)早“打”过了，就是还没“通”。还是我那没过門的外甥媳妇强，有見識。我外甥三天两趟粘粘糊糊的纏着她要結婚，恼了春英，“兵”，干脆給他一悶棍！

甲 好，这一記敲得好，看他还瞎不瞎起劲！

张新乐 (笑)这可是說笑話，思想問題，得說服教育，不能靠敲悶棍。再說，也难怪我外甥“瞎起劲”，他背后还站得有一个人……

乙 誰呀？

张新乐 我外甥他媽——我姐姐呀，真正急着娶媳妇的是她，懂了吧？所以說，人民內部矛盾得靠宣传讲理，說服教育，这是党的政策。

甲 宣传党的政策好，老张，我得摆你一功。

〔众笑。〕

张新乐 这……这不算什么……你们还不知道，为了宣传党的政策，我已经加入业余文工团作特约演员，我和春英还订了个宣传合同，我们一搭一档，她说我唱，她唱我帮腔。

甲 这么说，今天的《李双双》是双档了！怎么不在粉牌上把你的名字写上？

张新乐 宣传政策嘛，写不写名字都一样……（向观众席）哦，开水、开水，泡茶、泡茶……红的还是淡的？……好，绿茶一壶，来哉！（提壶，从台上向观众席下）〔片刻，夏母、夏其金自观众席另一边上。〕

夏 母 ……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，男子汉大丈夫，看你粘粘糊糊那副样子，还有点男人气没有？

夏其金 說話小声点,你看,这么多眼睛都在看我們……

夏 母 (右手握拳击左手掌心)怕什么,讓他們看好了,討媳婦娶新娘子,又不是見不得人的事。他們哪一個不娶媳婦!你怕誰笑話?

夏其金 媽,這結婚的事,得雙方情願,總不能剃頭担子——熱一頭啊!春英不同意現在結婚,你叫我一頭瞎起勁有什麼用。

夏 母 那還由得了她,當初提婚是你們兩相情願,還有你舅舅做介紹人,又不是我做媽的包辦代替,如今輪到該結婚了,又要三推四延的,這算什麼,你自己的事自己不起勁,我要你舅舅把親家母請來,我們當面把話說清楚!

夏其金 媽,不要去找舅舅,也不要找春英她媽,現在提倡晚婚,我們兩人年紀都不大,舅舅不會同意你……

夏 母 哦，年紀不大，你讓他們看看，站起來一大截，都快齊門框了，還不該結婚！去，快找她去。

夏其金 叫我找她說什麼好呢，不是找釘子碰！

夏 母 怕碰釘子，你就當一輩子光棍，真沒出息！一個大男子漢，由着一個小姑娘推來推去……快去！我在你舅舅茶館里等你的回音。

夏其金 媽……

夏 母 你給我走呀！

夏其金 （頓足）噓！（轉身下）

夏 母 （向觀眾）你們看，我這兒子還象不象個男子漢！（進茶館）新樂，新樂……
〔夏母四處叫張新樂，茶客甲和她打招呼。〕

甲 哦，夏大嫂，上鎮來啦，尋新樂有事？

夏 母 呃，借他這裡說幾句話。

甲 （听錯）你要借連環畫？喏，小人書這

里有的是……

夏 母 (話不投機)小人書? 大人書我都不看呢! 我是一字當扁擔哪。

甲 哦,今天你怎么有工夫上鎖?

夏 母 吃了飯沒事干,走走消化消化積食。

甲 別尋開心了,誰不知你是個大忙人。

夏 母 唉! 家里沒人手,不忙怎麼辦!

甲 (試探)可別這麼說,等新媳婦過門,就該享福啦!

夏 母 誰知道她是個什麼樣!(向觀眾)真煩! 碰上這老家伙,哪把壺漏,他偏提那一把!

甲 (向觀眾)喝,冬天的白菜,它凍(動)了心啦!

[夏母不停地向里望,望見了張新樂,站起。

夏 母 (到台前招手)新樂,新樂……

張新樂 哦,大姐,你來啦?

夏 母 來啦,新樂,我找你有事,你來一下。

张新乐 哦，我就来。（上台，向观众）她来了！
真糟！

夏 母 你说什么真糟？

张新乐 不，我说你“真早”！乡下不是在忙着春耕吗，你怎么有工夫上镇？

夏 母 是呀，忙是忙，不过我有要紧事嘛！……

甲 （提醒）老张，那个文工团员……（偷指夏母）她……哦，她什么时候来……什么时候开书呀？

张新乐 （懂了）呃，……她……就，就来，就开书。（向观众）糟糕，看样子我姐姐又是为了春英的事来的，等一会儿春英来说书，两人这……这……这不撞车了吗！

夏 母 怎么，新乐，等一会儿还要说书？

乙 呃，大嫂子，说新书，听说精采得很呢！
难得上镇，听段书再回去吧！

张新乐 （向观众）这家伙，打铁也不看火候。
（大声）今天的书不说了！

夏 母 (同时)不說了?
乙

张新乐 改……改期了!

乙 寻什么开心!

张新乐 (一語双关地)是你跟我寻开心,还是我跟你寻开心?(向众)諸位茶客,对不住!故事員有事,今天的书暂时不說了,下午再說! 下午再說……

甲 对,改个時間再說。(向乙使眼色)改个時間再說……

夏 母 不說就不說吧。新乐,来,我給你談个正經事!

张新乐 大姐,你沒见我正忙嗎。你坐一下,我就来……(自言自語)我得赶快給春英送个信,叫她別忙来。(向外走)

夏 母 喂,喂,新乐! 新乐! 別忙走,我有要紧事找你呀!

张新乐 (只好硬着头皮回来)大姐,又是为了催媳妇过門、儿子娶亲的事对吧? 你